



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

在优酷视频播出的对抗类音乐节目《宇宙打歌中心》上线近两个月，豆瓣评分7.2分，高于及格线；但评分人数不足千人，播出热度不高，微博话题和热搜数量也不多，没能引起大众的关注。

“打歌”这一概念并不新鲜，日韩均有成熟的打歌节目。但这种通行于亚洲音乐市场的歌曲宣传模式却在中国遭遇“水土不服”。在优酷的《宇宙打歌中心》之前，爱奇艺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就曾在2018年分别推出《中国音乐公告牌》《由你音乐榜样》两档打歌节目。三大巨头相继试水，却未能制作出一档“出圈”的打歌节目。有业内人士认为，好的打歌节目能推动乐坛良性循环，但在国内仍需要时间培养。



孟美岐

黄明昊

何谓打歌 本是舶来产物，偶像出圈捷径

在流行音乐领域，“打歌”一直是极为重要的宣传手段。无论是刚出道的新人还是坐拥千万粉丝的巨星，都会借助“打歌”来扩大新作品的影响力。由此而生的打歌节目结合了综艺和音乐两种形式，节目在电视台或网络平台播放，歌手在节目上表演新作品，增加歌曲曝光度；听众可以通过投票、打榜等方式支持喜爱的歌曲，从而让其在排行榜上拿到更好的名次。

而在偶像工业发达的韩国，打歌节目更多是服务于偶像团体，职业歌手大多不会参与，影视剧的原声带也不计入榜单之内。偶像团体在发新歌之后都会经历三至五周的打歌时间，往往一周就会跑四五档打歌节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韩国有大量的打歌节目，三大电视台SBS、KBS、MBC制作的打歌节目更是人气颇高的全民综艺，打歌节目因此成为偶像团体走出粉丝圈层、获得大众认知的最重要途径之一。

《宇宙打歌中心》从参演歌手阵容来看并非偶像团体定制节目。该节目目前播到第八期，前来打歌的歌手既有张蔷、面孔乐队这些成名已久的歌手或乐队，也有谭维维、刘维、张远等选秀歌手出身并在歌坛活跃十多年的艺人，还有孟美岐、乐华七子NEXT、秦牛正威等偶像新秀。节目上，他们带来自己的新歌，结合灯光、舞美，为观众带来视听表演。但节目并没有把歌曲“打”出圈：节目播出后，这些歌曲没有引起更多关注和传播，在各大音乐平台排行榜上的位置也见不到实质性的变化。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
1月23日21:10，全国首档大型杂技文化节目《技惊四座》将于广东卫视播出第六期，新一波身怀硬核绝技的高手集结，轮番上演精彩绝伦的杂技秀。“乘风破浪的姐姐”郑希怡惊豔加盟本期节目，除了带来钢琴秀之外，还担当了鉴赏团嘉宾。节目录制期间，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这位曾在《浪姐》中展示多个高难度动作的姐姐，听她讲述录制体会。

自称普通观众，期待背后的故事

杂技涵盖了爬杆、抖杠、抛接、空竹、球技、柔术、绸吊等多个类型，具有“高、难、险、奇、趣”的特点，但一般人往往“知其热闹而不知其门道”。歌手、演员出身的郑希怡坦言，自己对杂技这门国宝艺术了解并不多，但充满了好奇。她把此次录制《技惊四座》的经验视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，期待欣赏到精彩的杂技表演。

羊城晚报：你对杂技的了解多吗？来参加《技惊四座》的心态是怎样的？

郑希怡：在我印象中，杂技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中国的国宝，特别难，需要长时间训练。我对它的了解不多，大多数印象都来自春晚。导演组告诉我，我会在《技惊四座》中看到颠覆性的杂技节

目。所以，我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心态去欣赏他们的表演，期待选手们带给我惊喜。

羊城晚报：除了欣赏精彩表演之外，你对节目还有什么期待？

郑希怡：我很想了解杂技演员背后的故事。我刚刚录完一个综艺《小巨人运动会》，其中有一个小女孩让我印象特别深。她是个被杂技团收养的孤儿，从小就靠表演杂技来生活。我一开始只是觉得她跟其他小孩很不一样，特别独立，一直在笑，很乐观，所有运动项目都乐于尝试；当我了解到她背后的故事，就更加感动了。我也很想多了解《技惊四座》选手们背后的故事，比如他们为什么会从事杂技行业？练习的过程中，有过哪些特别的经历？

偶像团体“乐华NEXT”登台打歌



《宇宙打歌中心》上线近两月评分人数没破千

打歌节目变游戏综艺

引发争议 游戏比打歌多，节目效果一般

《宇宙打歌中心》的节目立意是“让音乐回归舞台，让好音乐被人听见”。早在节目播出前，节目总监制孟庆光便介绍了该节目的愿景：“希望节目本身能立住并坚持下来，变成中国所有歌手打歌的基地。”然而从节目形式来看，《宇宙打歌中心》更像是一档穿插了歌舞表演的艺人游戏类综艺，而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打歌节目。

节目的规则设置就充满了游戏的味道。每一期有六组歌手，分为两队进行三轮的阵营对抗，400名现场观

众对舞台表演进行即时打分。歌手表演后需要先自行估分，节目组再宣布观众评分，估分与评分差值较小的那组获胜。六组歌手表演结束后，将各队的三轮分数相加，总差值较小的一队成为当期获胜方，每位队员赢得一枚“音乐自觉”徽章。落败的一队则需要接受惩罚，内容包括踩趾压板、夹气球等游戏综艺常见的项目。有网友评论，以差值为评分标准的规则弱化了观众打分的意义，把竞演变成了展演。

国外成熟的打歌节目以音乐表演为主，每一期都有十几组艺人登场。《宇宙打歌中心》在艺人数量较少的情况下，尝试通过加入游戏环节来丰富节目，却削弱了音乐打歌的部分，让节目变得名不副实。跟大部分音乐综艺一样，《宇宙打歌中心》也推出了只收录舞台表演的“舞台纯享版”，但这更尴尬了：一期完整节目将近100分钟，纯享版竟然只有不到半小时。有网友评论：“看来‘打歌’只是噱头。”

业内讨论

多给一些耐心，培养打歌土壤

有业内人士认为，《宇宙打歌中心》等打歌类节目虽然暂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，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：“我们还是应该给打歌节目多一点耐心。”打歌这种音乐形式在国内的呈现不必与韩国或其他国家一致，应有属于自己的特色。此外，打歌节目确实为一些有作品的实力派歌手提供了舞台，有助于优质音乐作品的传播。据乐华创始人杜华介绍，《宇宙打歌中心》制作的消息刚刚发布时，歌手谭维维便主动请缨上节目打歌。而在此之前，谭维维正为自己的新专辑《3811》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发愁。在《宇宙打歌中心》第三期，

谭维维如愿演唱了新专辑中的《阿果》。如果一档打歌节目能够撑住，让内容创作者和歌手看到希望，或许能成为打开乐坛良性循环的那把钥匙，催生出更多的优质作品和超级巨星。

但也有些业内人士提醒，目前《宇宙打歌中心》的参与歌手数量仍然较少，当中还不乏出品方旗下的艺人，节目难免有自娱自乐之嫌。打歌节目应该有更多歌手参与，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。如果只是为了捧自家艺人，打歌节目便失去其存在的意义。



谭维维



郑秋枫

加盟广东卫视《技惊四座》鉴赏团 又A又飒郑希怡： 观众喜欢我最真实的一面

把选手当老师，欣赏“融合与碰撞”

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，郑希怡充分显露了香港艺人敢于吃苦、舍得拼命的作风。四个多月的录制时间里，她宅在长沙刻苦排练，用“打旋子”“侧手翻”等高难度动作征服了不少观众。她曾自我调侃：“女团好像变杂技团了，下次要我跳火圈，似乎也可以试一下。”来到真正的杂技节目后，郑希怡连连表示“选手才是我的老师”。

羊城晚报：节目中，你会从哪些角

度跟选手们交流？

郑希怡：在杂技专业层面上，台上表演者都是我的老师，我没资格去评判他们。但是我可以把自己多年来在舞台上积累的表演经验分享给他们，比如如何把高超的技艺更好地呈现给观众、在舞台上如何更好地发挥。

羊城晚报：《技惊四座》中的杂技项

目很多都和舞蹈、影视、诗歌做了融合，

你怎么看待这些尝试？你也会在工作中追求跨界吗？

郑希怡：是的。比如我最近刚刚拍了一部电影，里面有很多武打场面。我发现，以前练习过的一些舞蹈技巧可以派上用场，融进打戏里。我相信杂技高手们经过长时间训练，在身体和审美上都有过人之处，他们跟其他的艺术门类做跨界和融合，可以带来更精彩、更与众不同的节目。

很真实无人设，回内地像“回家了”

此前，一张郑希怡下车时不经意间“点头杀”的动图火遍网络。《浪姐》的她身材高挑、个性刚强，相较其他“姐姐”多了几分酷帅气息。但在讲究“人设”的年代，这就是真实的郑希怡吗？对此，郑希怡笑言“人设只能装三天”，并感谢“观众喜欢真实的我”。她还透露，今后将“回归内地”。

羊城晚报：《浪姐》后，你“又A又飒”的形象深入人心，现实中的你也是这样吗？

郑希怡：我不好意思这么说（笑）。其实我没有太多参加真人秀的经验，参加《浪姐》之前，我问过一些朋友：“什么是人设？我在节目中应该怎么样？”结果，大家说：“你就算了吧，你装三天就装不下去了。”后来我发现真的是这样，真人秀的录制时间挺长的，我还是享受当下，做自己吧！至于网友对我的评价我都接受，我觉得挺庆幸的，他们喜欢的就是我最真实的一面。

羊城晚报：如今可以在很多内地节

目中看到你，听说你还有在上海安家的打算。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内地吗？

郑希怡：我在上海出生，在上海市少年宫学习舞蹈和唱歌。我还记得老师特别严厉，跟现在的小朋友参加兴趣班是不一样的。比如我们练习“拱桥”之类的动作，不完不成老师是不让你起来的。这些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力，让我终身受用。大家问我“是不是转移到内地”，但是，我觉得自己只是回家了。

2020年度 十大发烧唱片 榜单揭晓

1月17日，第十六届·2020年度十大发烧唱片颁奖典礼在广东省文学艺术中心举行。本次颁奖礼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、www.21hifi.com影音专业网站主办，中国音乐家协会录音艺术与唱片学会、广东省音乐家协会音乐与音响艺术委员会协办。

本届获奖名单中不乏名家的身影。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院长、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罗洪凭借《往日时光·罗洪》获得最佳男低音演唱专辑奖。罗洪投身音乐教育事业30余年，培养出赵鹏、周笔畅等知名音乐人，其实他本人也是一名优秀的男低音歌唱家。领奖时，他感慨道：“我只在16年前录过一张专辑，但我的学生——男低音歌手赵鹏跟我说，‘老师，我已经录过20多张专辑了’，这让我感触颇深。我尝试用美声演唱流行歌曲，希望把自己的声音展现给大家。”颁奖礼现场，罗洪在著名音乐人王厚明的吉他伴奏下演唱了民谣《秋蝉》，赢得现场热烈的掌声。

女中音歌手姚璎格成为个人奖项的大赢家，以三张专辑包揽四项大奖；《梦·草原》获得年度十大发烧唱片奖和年度最佳LP黑胶唱片奖、《姚璎格·老歌》获得年度最佳经典流行歌曲专辑奖、《姚璎格·红歌》获得年度最佳女中音演唱专辑奖。她在获奖感言中说道：“2020年是不平凡的年份。作为音乐人，我能做到的是用声音给大家带来慰藉，传递温暖的力量。2021年，我和风林唱片团队会继续努力，做出最好的音乐作品。”

十大发烧唱片颁奖礼是音乐与音响界一年一度的盛事。十六年来，十大发烧唱片榜始终推动着音乐与音响文化的发展，见证了中国发烧唱片的成长。2020年度，共有30多家音乐公司、近300张唱片专辑参与评选，榜单以作品的音乐艺术表现、创新元素以及录音制作水平等方面为基本准则进行评选。最终，10个专辑作品荣获年度十大发烧唱片奖，40个专辑作品荣获年度单项奖，16张黑胶唱片专辑荣获年度最佳LP黑胶唱片奖。主办方特别精选了部分获奖曲目，制作出《第十六届·2020十大发烧唱片精选》CD专辑及LP黑胶唱片专辑，并于1月正式发行。（胡广欣）



女中音歌手姚璎格获得四项大奖

作曲家郑秋枫 声乐作品竞唱展演 圆满落幕

1月16日，由广东省文联、广东省音乐家协会、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、珠海市文联联合主办，广东省声乐协会、珠海市音乐家协会承办的“我爱你中国——郑秋枫声乐作品竞唱展演”在珠海华发中演莫扎特音乐厅成功举行。

郑秋枫是我国著名作曲家，他于1967年开始从事音乐创作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以饱满的激情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，旋律风格独特。他的作品不仅多次获奖，而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，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《帕米尔，我的家乡多么美》《颂歌献给毛主席》等歌曲已成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，在海内外广为传唱，经久不衰。

本次演唱会采用创新性的竞唱形式。来自全国各地（含澳门特别行政区）的183名选手参加竞唱，最终有19名歌手进入终选环节。终选阶段，来自北京、广东的13名著名词曲作家、歌唱家、声乐教育家担任评委，为选手的现场表演打分。歌手们演唱风格各异，作品处理手法多样，让选唱作品的欣赏价值更上一层楼，其精彩演绎得到了专家评委们的一致好评。经过激烈的比拼，吴博文荣获“作品演绎大奖”，陈滢竹、张芳芳、张瑞荣获“最佳作品演绎奖”，程艳、吴倩晴、张妍丽、符晋豪、刘凤珍荣获“最佳歌手奖”；另有周鹏、邓扬阳、梁艳艺、黄文瑶、林倩芸、宋婉月、李贞、徐子玥、张珍珠、曾宇曙等10名歌手获“优秀奖”。获得大奖的选手均获颁郑秋枫老师亲笔签名的定制版奖牌。

郑秋枫对广东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寄望殷殷、充满信心。虽然因疫情的缘故未能出席竞唱展演，但他特意用视频形式为本次活动送上祝福。郑秋枫表示，希望广东音乐界的同仁一如既往地提振精神、深入生活，充分发挥才智，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人民、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。

（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通讯员 陈亮）



吴博文荣获“作品演绎大奖”